



馬背上的水手

杰克·倫敦傳

爱尔兰·斯通著 董秋斯譯

馬背上的水手

杰克·倫敦傳

爱尔兰·斯通著

董秋斯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馬 背 上 的 水 手

杰克·倫敦傳

〔奧〕愛爾文·斯通著

董 秋 斯 譯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北京財政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

850×1168 1/32 9印張 4插頁

1959年1月北京新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800 定價(4)0.85元



杰克·倫敦



芙罗拉·威尔曼

內 容 提 要

杰克·倫敦是美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小說家，被人称作“美国无產階級文学之父”。他的作品不僅取材于工人階級，也是为工人階級写的，被工人階級广泛地閱讀。他能有这样的成就，主要由于他本身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战士，他認真学习了馬克思主义，具有透視事物本質的才能，和預言將來的知識。他也善于學習前輩文学大家的写作技巧，使他那長于說故事的天才得到充分的發展，足以攻下美国反动出版界的森嚴堡壘，連他最看不起的所謂大家閨秀都要偷偷地讀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之外，杰克·倫敦还有值得青年人學習的一面，那就是他那蓬蓬勃勃的青春气概，永远不向艰难困苦低头，永远不对反动势力讓步。

本書作者斯通和杰克·倫敦生在同一个地方，也有过很多共同的生活經驗。他不僅閱讀了杰克·倫敦的全部著作，訪問了在杰克·倫敦生活中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还有机会参考了杰克·倫敦全部手写的筆記、通信、原稿、以及各种証件和商业文書。因此，他能原原本本地叙述杰克·倫敦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从生活到文学，不僅写出了他的优点，也写出了他的缺点。这是到此时为止一部最全面的杰克·倫敦傳。

Irving Stone

Sailor on Horseback

The Biography of Jack London

Collins

London 1938

譯 者 序

十九世紀最后十年間，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进化論的生物学，在欧洲已經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資本主义后起之秀的美国，对于以上三種現代文化，不仅是一片处女地，也是一片禁地。

在那时的美国，关于私有财产和财富分配的原則，仅只討論一下，也是犯禁的。工业家和銀行家依旧保持君权神圣的观念。工人們要相信，工作和面包都来自雇主的智慧和善心，应当加以感激。教会是工业的大腹侍婢，大学里所謂高等教育也沒有两样，其中所宣傳、所講授的东西，都要經過雇主的許可。即使有若干知识分子，知道世間有所謂社会主义，也不过拿来在私人客厅中談談而已。而且所談的限于教育、立法、选举等和平滲透，革命两个字是談不到的。

这时美国文学临到一个衰竭的时期，維多利亞^①朝的风尚已經僵化成一定的模子，更加上中西部道德的束縛，文学家写不出有創見的作品。他們所写的对象，限于可敬的中等階級或富人，善行永远受賞，惡行永远受罰。他們主张只看人生的愉快面，避免一切粗暴的、严厉的、卑污的、真实的東西。如杰克·倫敦所說，他們这些人是无味的，孱弱的，肚子里沒有脏腑，两腿間沒有生殖器。他們沒有创造力，沒有工作哲学，沒有真知灼見；他們所

① 英國女王，生于1819年，死于1901年，1837年繼位为王。

有的只是一種用在甜甜蜜蜜的傳奇故事上的公式。他們是使文學貧乏的貧乏了的頭腦。而當時美國最走紅運的作家就是這些人。

至於進化論，因為它揭穿了基督教的神話，美國清教徒社會視之為褻瀆神聖者窮凶極惡的詭計。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今天，美國依舊有若干州立下法律，禁止學校中講授進化論。半世紀以前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地方，居然有一個人，不顧統治階級的勢迫利誘，敢於冒犯他們的威權，強迫他們接受他們所禁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化論，同時用了易於了解的形式，把這三種東西交到勞動大眾的手上，為他們指出一條解放自身的明路。這個人的名字就是傑克·倫敦。

傑克·倫敦用來表達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小說。他在小說中寫社會主義，寫進化論，寫實實在在的人生，寫貧血的、纖巧的、怯避的、偽善的十九世紀文學所不敢正視的一切東西。由於他那長於說故事的天才，也由於他學習前輩大家的努力，他鍛煉成一種文學技巧，足以攻下頑固分子的森嚴壁壘，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閨。這在美國，確乎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就！

傑克·倫敦是美國第一個社會主義小說家，被人稱作“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關於這一點，一九二九年的“新群眾”（New Masses）作過很確切的說明：

“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不應當止於寫無產階級，也應當為工人階級所誦讀。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不應當止於用無產階級生活作材料，他的作品應當燃起反抗的精神。傑克·倫敦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美國第一個也是到此為止唯一有天才的無產階級作家。能讀的工人們，讀傑克·倫敦的作品。他是他們都讀過的一個作家，他是他們大家同具的一個文學經驗。工廠工人們，農坊工人們，海員們，

矿工們，报童們，一再談他的著作。他是美国劳工阶级最有声望的作家。”

法国的法朗士(Anatole France)称杰克·倫敦为美国的馬克思，并且在他为“鉄蹄”作的序中說道：“杰克·倫敦具有看出普通人看不見的东西的特殊天才，也具有使他能預言将来的特殊知識。”

这評語对任何时代的文学家都要算作最高的称誉了。二十年来，法西斯惡魔用了空前卑劣、空前残暴的方法，謀杀觉悟了的人民大众，扫蕩現有的文化成果，看了“鉄蹄”，我們几乎疑心是今天写的。杰克·倫敦預言将来的能力，可以从这上头看出来。

我們上面強調杰克·倫敦小說中思想的成分，並沒有意思說，他的著作与普通宣傳品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因为他的主要作品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和艺术。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受到当时最广泛的誦讀，連他最看不起的那所謂大家閨秀都要在鎖起的門后边放下窗帘来談呢。

他的作品的流傳，並不以英語民族为限，在他生时，已經譯成十余種不同的文字，目前似乎沒有一个有文学的民族不會与杰克·倫敦結緣了。尤其是在苏联，連拥有四十種方言的譯本的雨果(Victor Hugo)，也不能与杰克·倫敦比肩。在十月革命时期，杰克·倫敦在苏联达到偶像化的地步，随处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作品更为流行。苏联青年飞行家最嗜讀的作品，是杰克·倫敦的。許多有名的战时小說，如科謝夫尼珂夫(Вадим Кожевников)最受欢迎的“三月——四月”，很顯著地受了杰克·倫敦那雄健的风格的影响。

杰克·倫敦出身于劳动者的家庭，既沒有家学，也沒有外援，更沒有資產，連中等教育都不曾受完，举凡世人借以成就事功的东西可以說一概沒有。他只有一種普通人所沒有的东西，那就是到

处受人贱视的私生子身分！一个普通人处在他这样的境遇，能够作到仰事俯蓄，免于冻餒，也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杰克·倫敦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不論在著作方面，在事业方面，都有了震古铄今的成就。他究竟凭借了什么呢？

誠然，杰克·倫敦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脑力强大，体魄健全，能通曉常人不易通曉的东西，能吃常人吃不消的苦。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成功条件。具有这种条件的人，我們随时可以見到，而杰克·倫敦却是百年一遇的伟人。我以为杰克·倫敦最特出的地方，就是他那不屈不撓的青年气概。

杰克·倫敦是青春的化身，連他的錯誤，連那使他一再受挫折的弱点，也是属于青春的。他的朋友說他是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乃是一句无法变更的評語。因为他永远是一个青年，所以他能不計利害，不畏险阻，敢于冒犯社会上的旧势力，敢于推翻思想界的偶像。至于他学习的努力，工作的認真，更是充滿了朝气。他說，人生是斗争。不錯，杰克·倫敦不是生成的，是在斗争中鍛煉出来的。

杰克·倫敦的著作，受到各国青年人普遍的爱好，因为其中提供了面向人生而与之交鋒的勇气。但是他的最好的著作应当是他的生活，用他的生命写成的书。我們現在見不到杰克·倫敦这个人了，只能讀他的傳記了。杰克·倫敦有过写自傳的企图，并且已經定下了“馬背上的水手”的題名。可惜，过早的死使他未能完成这个計劃。二十年以后，爱尔兰·斯通（Irving Stone）负起了这一項任务。

斯通度过与这部傳記的主人公几乎同样多样性的生活。一九零三年，他生在旧金山著名的电报山。他降生的地方与杰克·倫敦降生的地方，相去不过擲石之遙。与倫敦相同，他也靠了作报童开始維持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靠了作服装店的跑街、皮貨店的牧童、赶菜車、开电梯、暑假期内从事果园工作，讀完中学。然后

又靠了在乐队里作乐、赶貨車、在旅館里站柜、在肉食厂里打包、在电力厂作工、在运动器具店作卖貨員，讀完了大学。他所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正是杰克·倫敦入过的。关于写作这一部杰克·倫敦傳的經過，他作过下面的叙述：

“我蓄意写杰克·倫敦的傳記，为时已經很久了。現在，經過这許多个月对杰克私生活徹底的研究和探討，我比先前更爱他，也比先前更欽佩他了。我知道他的过失和弱点，我立意把它們都写出来，因为我太爱他了，不能加以粉飾。他是太伟大的一个人，不可以不老老实实在地写他。茶弥安·倫敦(杰克的后妻)和伊麗莎·倫敦·希帕德(杰克的异父异母姊)把杰克手写的筆記、通信、証件、商业文书、原稿等全部移交給我。在这两个女人之外，沒有一个人見過其中的一行。此外，她們曾把价值三万元的私人文件卖给罕廷頓圖書館，規定在她們两个死前不得发表，这时她們連这一些也都轉让給我。凡在杰克·倫敦生活中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我都加以寻求，加以訪問，从他們取得資料。我有时覺得，这些人为了使杰克·倫敦的傳記圓滿无缺，才都活在世界上呢。”

讀过斯通这一部傳記后，我相信他上面的話是誠实的，沒有夸张的地方。他的确盡可能运用他所能到手的材料，也的确盡可能忠于有关的史实。作为一个傳記作者，能达到这地步，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假如我們一定要对他苛求的話，我們可以說，他的学力及不上他所写的角色，因而不能把杰克·倫敦思想上的造詣画一个明晰的輪廓，更不必說从更高的境界加以批判了。另一比較重要的缺点是，他对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的社会因素，未能加以适当的注重，因此他所写的人物，有时不免使人覺得离奇古怪。实际上，每一貌似离奇古怪的現象，都具有一定的原因，待研究

者加以发掘。斯通的傳記中，屡屡提到先天遺傳的影响，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惜所能解释的現象非常有限，另外一大部分，要求之于他所写的那个人物的社会的存在，这又似乎超出作者的能力之外了。

一九三三年，苏联印行杰克·倫敦的“鉄蹄”，卷首載有瓦揚·庫徒里埃(P. Vaillant-Couturier)的一篇序，其中頗有一些精到的意見，可补本书論点的偏頗，不妨摘譯一点，供讀者参考。

序文中首先揭出杰克·倫敦說明自己立場的一段話，未經斯通采用，我以为应当补在这里：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第一，因为我是生就的普罗利塔力亞，也久已发見，社会主义是普罗利塔力亞唯一的出路；第二，当我不再作普罗利塔力亞而成为一个寄生虫（假如你喜欢，可以唤作一个艺术家的寄生虫）时，我发見，社会主义乃是艺术和艺术家唯一的出路。”

这一番話說得很恰当，也很坚决，但是他的行为却有許多地方与这一番話不相类。个人主义时时在他的头脑中占上风，悲观和厌世也常成为他的思想的主調。不錯，他是受了尼采主义的影响，不过这不会是最后的原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居然容得下尼采主义，而不能加以揚弃，表明他的头脑中原有一種空隙，他所信仰的是一種病态的社会主义。

不待多說，一个純正的社会主义者断乎不应当、也不会悲观和厌世。杰克·倫敦是何等生气洋溢的一个人，終于不能免除这两种病态思想。他在“鉄蹄”中預言，革命失敗之后，“鉄蹄”（法西斯主义的化身）能維持三百年的血淋淋的統治！他个人时时感到死的誘惑，終于用自己的手結束了他那方当盛年的生命。这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說是一種罪过。斯通一味用生理的、心里的原因来作解释，断乎是不够的。我很同意瓦揚·庫徒里埃下面的話：

“杰克·倫敦写作（‘鐵蹄’）的精神，是浸染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的精神。‘鐵蹄’写作于一九零七年。这部书是在一九零五年紅俄亡命者所造成的气氛中写成的。杰克·倫敦一向从俄国方面——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有积极参加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人——吸取革命的灵感。很顯然，在革命失敗以后，他就要受他們那沮丧的情緒的影响了。此外，杰克·倫敦原是一个工人，后来因了他那文学地位，与資本家們有过接触，他从經驗中，从这两极端，認識了当时蒸蒸日上的美国資本主义的力量。他把美国的資本主义拿来与俄国那退化的、专制的、初期的資本主义作一比較，当他瞻望鐵蹄在他自己国家中的胜利时，他不能不想到一个远更禁久、远更标准化、远更合理化的压迫形式了。”

不过，这种悲观思想究竟是没有客观根据的。

“就在杰克·倫敦写作‘鐵蹄’的时候，列宁正在一步一步地正确地打击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悲观思想。列宁久已在他所写的‘做什么’一书中规划出一个革命党的組織和活動的主要路綫了。他不肯用潰灭两个字形容一九零五年的失敗。他主張参加沙皇議会的选举，借以取得仅存的合法便利。他打击波格达諾夫、卢納查斯基集团的观念論的、机会主义的、过左的路綫。他已經預先看出由一九一二年列納罢工所表明的革命的覺醒。”

不幸杰克·倫敦不曾有机会認識列宁，不能在思想上接受他的指示，由着当时流行的不正确的思想，不应有的情緒毒害了他的作品，甚至戕杀了他的生命。不論从革命的观点上說，从文学的观点上說，都是世界人类的一大損失！

然而杰克·倫敦毕竟是不平凡的。他从来不相信和平主义的催眠歌，他也不相信和平革命一类的欺騙性的应許。他用退党来

抗議當時美國滿具妥協性的社會黨。

世界各國，有多少革命鬥士，前進作家，達到中年時，為了統治階級一點殘羹冷炙，為了一席“翰林院”中的地位，進入了妥協的陣營，採取了貌似“中立”，終於帶上狗頭領，一面乖乖地守門，一面用舌頭舔統治者那揮舞鞭子的手。傑克·倫敦不是這樣的！

傑克·倫敦終生以生於工人階級、屬於工人階級為榮。資產階級給過他廣泛的名望，大量的金錢，極盡誘致的能事。誠然，他有時氣短，有時悲觀，有時滿腹牢騷，有時似乎要對統治階級屈服了。但是在最緊要的關頭，他作了詞嚴義正的表示，使一切存心羅致他、誣蔑他的人們，不能不望而卻步：

“我不再存向上爬的心。我對我頭上這堂皇的大廈不感任何興趣。我所關心的乃是這大廈的基礎。我甘心在那里手執鐵槌、與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并肩勞作，時時得到一條有力的杠杆，使那全部大廈動搖起來。有一天，當我們得到更多的幾只手、更多的幾條杠杆來從事工作時，我們就要把它連同它所有的腐爛生活、未埋掉的死人、可憎的自私心、損人利己的實利主義完全推翻。那時我們就要把地下室掃除干淨，然後建造一所人類的新居，其中再也沒有特等房間，所有的房間都是光明的，暢爽的，在那里所呼吸的空氣將是清潔的，高尚的，活潑的。”

這一番話是傑克·倫敦的“息壤誓言，”也應當是一切革命知識分子的“息壤誓言。”雖然這幾句話未經斯通采入他所寫的傳記中，我現在翻譯這部書，把傑克·倫敦這個人介紹給我們的青年，主要的是因為傑克·倫敦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也實踐了他的話。

1947年12月20日 董 秋 斯

一八七五年六月初的一个早晨，旧金山的人们一醒来，就读到“紀事报”（Chronicle）上一段惊人的故事。一个女人开枪打自己的太阳穴，因为她的丈夫“把她赶出家庭，因为她不肯销毁她肚子裡的胎儿——一頁薄情史，一頁家庭变故史。”那个女人是芙罗拉·威尔曼，俄亥俄州馬西朗的垦荒者威尔曼家的害群之馬；这个男人是詹尼教授（Professor W.H.Chaney），游行的爱尔兰占星家；那个胎儿后来成为馳名全世界的杰克·倫敦。

“紀事报”上的記載，虽然在末一行承認，这故事是由芙罗拉一方面的朋友透露出来的，却一貫地攻击詹尼。他受人指責說，他坐过土墓斯的監獄；埋葬过几个老婆，“头上一叢青草，脚上一块石头；”①强迫芙罗拉去替別人洗衣服和看孩子；卖掉她出錢买的家具；命令她离开家庭，她不肯走，就抛弃她。这些話的不合实际与“紀事报”的新聞标题相同，那标题是：“一个弃妇”；实际上芙罗拉·威尔曼从来不曾与詹尼教授結婚。

芙罗拉本沒有多少自杀的意思。她只受了一点皮肉伤。那一顆槍彈給詹尼的伤害比給芙罗拉的大得多了，因为全国的报纸轉載那个故事，使得詹尼的余生在痛苦和耻辱中度过。他不久就离开旧金山。杰克·倫敦永远不曾見過他的父亲。

当“紀事报”的新聞发表时，芙罗拉·威尔曼大約有三十岁。她是一个矮小的、丑陋的、强壮的女人，她經常戴眼鏡和假发，因为

① 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話。

一坊伤寒症使她失去一大部分的眼力和头发。她生有大鼻子，大耳朵，苍白皮肤，不喜欢装饰。芙罗拉出身于优良的威尔斯族，她的祖母，佐厄尔·威尔曼太太，率领四个孩子，在一八〇〇年后的一个仲冬，跨过阿利根尼山，由纽约州的加拿达圭到俄亥俄州的维恩县，这乃是一条需要精力、自信、和勇气的路程。

佐厄尔·威尔曼太太的两个儿子，希兰和馬勺尔，禀赋了这些特性。馬勺尔就是杰克·伦敦的外祖父。在旅行克里夫兰的时候，他们在晚秋乘船去浦廷湾里的一个岛子。那条船回来时不曾在那里停留，而且是年内最后一趟旅行，于是那两个少年被抛弃在那个荒岛上，既没有食物，又没有住处，而且冬天就要来了。用了他们仅能用石头和浮木作成的工具，他们作了一条筏子，这条筏子不仅把他们运上本土，而且一直驶到克里夫兰。

馬勺尔·威尔曼定居在俄亥俄州的馬西朗，他在那里修运河，取得新发明的专利权，其中主要的一种是威尔曼煤炉，因此积聚了不少资财，在馬西朗建造了一所十分美丽的住宅，他的女儿芙罗拉就生在里边。

芙罗拉·威尔曼具有她那时代所有的好处。她学的是音乐，入过交际学校，读书很多，精通英文，态度也很文雅。因为是富有的威尔曼家的女儿，她大可以选择一个丈夫，照她的兄弟姊妹的样子，安安穩穩地度一种顺利的安定的生活。但是那架机器有一个地方滑脱一个轮齿；以馬勺尔·威尔曼那样聪明的发明家，竟不能想出一種使他的女儿安分守己的办法。据她的朋友们说，她是一个聪明的有智力的女人，同时是一个神经病人，一个感情不安定的女人，她很难使自己受任何一定的约束，或遵循任何一定的方向。他在二十岁上所患的紅热病，据说，使她的脑筋陷入失调状态。

在二十五岁上，芙罗拉把她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手提包，离开了馬西朗。一个未婚的少女这样行动，是未有前例的事。直

到她死，她永远不會与她的父母通信，她的父母也不會給她信。沒有疑問是有一番爭論的，但是爭論的确实原因只能加以推測了。独出心裁的“紀事報”記者說，“当詹尼教授由陆路走过傳奇性的西部时，她来到这个口岸；”但是芙罗拉在三年以后才与詹尼在西雅图相遇。在那暗昧不明的三年中，她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靠教鋼琴課維持生活，我們但愿能追隨她的行蹤；現有的証据使我們相信，那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詹尼教授写道：“人們都知道，芙罗拉是我的太太，她过去却以李·斯密的太太的名义，住在同一公寓中。那是一个很高尚的地方，一天，当我回家时，我发見所有房客都向外搬，全公寓起了很大的激动。我一走进室内，芙罗拉就鎖起門来，跪在我前面，一面嗚咽，一面求我饒恕她。我說，我没有什么可饒恕的。最后，經過很多的迁延和辯論，她承認了李·斯密的关系，并且說，房客們所以搬走，因为她差不多同时以威尔曼小姐、斯密太太和詹尼太太著称。假如我順从我最早的意見，我那时就离开她，可以免去多年的灾难。不过我自己的生活会是亂七八糟的，想过一下，我饒恕了她。”

詹尼在西雅图的耶斯勒市长家初次遇見芙罗拉·威尔曼。耶斯勒来自俄亥俄，与威尔曼家相識。芙罗拉与耶斯勒市长和他的太太同住；他們告訴詹尼說，她来自很高尚的家族，但是她作过一件錯事。这未說明的錯事大概就是芙罗拉离家的原因。詹尼与耶斯勒家相好；他常去他們家；当他后来在旧金山遇見芙罗拉时，他們遂成了老朋友。

杰克·倫敦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的祖先，我們一无所知，我們只知道他是一个純血統的爱尔兰人，生在梅因的一所木屋內。他在海上消磨許多青春的岁月。他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在六十岁上，有人派了一个暴徒去打他，他还能把他打下楼梯去。他以写作、編杂志、演講、教书、算命来度日。他收集了很